

新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卷之十

十種證候發端

治法畧序

切聞天地之大惟人之性蓋矣物象之衆惟人之志鑿矣是故人為一物而免於物氣受一元而妙於元惟智者為能明之然其天地不陷乎人物之根於是人物不遜乎天地之教無情者悉由造化而生育情者皆自交接而養倘諸先王之道君君臣臣臣父子子成人人為後達乎上古參同天性順合聖意小人不知其所以愚情反是曷足與語哉嗟乎既為醫工調理幼幼誠為不易須當裁度幼幼稟賦形骸有壯羸怯弱於脈較之涵蓄

情性有寬緩暴急於神察之輕清重濁以氣定之冷熱
虛實以色推之若也形骸不壯神全則未為咎色脉不
充氣固則無作恙氣與神而有虧藉乎圓散脉共色以
無補宜乎瘵醫氣壯即脉順脉順即神全神全即色正
色正即五臟安和百脉調適矣色脉若不正定即與固
其真氣真氣若不和則神不悅神不悅則形骸何安觀
其脉則知其氣氣若不順則形萎羸察其氣則知其神
神若不清則氣濁亂神者五臟之主也氣者一身之權
也色者虛實之表也脉者溥變之令也脉之流行不可
不察色之變易不可不究神之散漫不可不療氣之盛
衰不可不理嬰孩五臟受虛其面白其氣怯其神潰其

脈亂其脈狂亂五臟受熱其唇紅其氣促其神昏其脈
數其脈枯槁五臟受實其臉赤其氣壅其神劣其脈浮
其脈煩躁五臟受冷其準黃其氣泄其神困其脈沉其
脈嗜臥所由冷熱虛實傳受驚痺積痢凡病按其標則
知其本省其絕則起其危後進攻醫但按圖說執滯湯
劑不務實效今者是書乃述源流不特贅贅編求一隅
以別之盡性考定以差補不足益有餘故也即非調絃
膠柱鼓木求魚之謂歟熟研其議至理自明無搜難解
之意載留斯快好術之士足知可法以備開畧後世有
稱簡要得無蘊藏當與智者鑒議波影不巧云耳
一驚風使卷云陽癩也手足搐搦從前大驚醫家一

之其所用藥往往利以絳粉或水銀巴豆皆有毒等既已耗省之後精神由尚昏沉未快乳食者或有餘熱其候欲得安痊和平只可用平穩藥調胃氣不可直便與服燥熱藥若與服之其候復作何可恠耶

議曰小兒驚風之後胃氣多虛不食沉沉默默或瀉尚不止只可助胃生氣須以截風藥移在〔平胃散〕或〔觀音散〕中謂用全蝎天麻僵蚕白附防風羌活之類生薑枣子同煎自然胃壯瀉止諸風不作雖則驚熱及搐搦皆去其精神未爽不可便謂無事若用補藥助虛乾薑豆蔻硫黃附子之類則熱復來其候又發非病不除醫者妄謬病家無見亦不可不告凡治急

驚之候正謂醫療宜可速云調理之說用藥乃在一時之久若也寬緩證候轉如深重醫者既知當下即可量其輕重如病五六分只下三四分許隨通且利熱去痰消則病與證次第徐徐而減瘥若不揣度一槩併蕩下之大過傷害臟腑疾傳陰證乃作慢驚風候豈可臨時生胃回陽誠為枉究既是醫工莫不知之矣

二慢驚風候醫云陰癇也良由急驚用寒涼之藥太過轉動深重乃傳作慢驚或因吐利不止而成慢驚或因澡浴感風不解而作慢驚或因風食二癇不治而變成慢驚或因咳嗽下痰轉虛而作慢驚因由甚衆槩而本

之病家怕驚不怕瀉良醫怕瀉不怕驚其瀉不止則驚
風愈盛若與治驚更用寒涼之藥且瀉轉多病加進重
矣

議曰小兒脾胃虛怯方作吐瀉其證有五有熱吐冷
吐虛吐痰吐食吐所言熱吐者謂母飲酒喫肥炙燻
醃醢或冒風傷暑致熱兒吮乳入胃遂成熱吐冷吐
者謂兒胃冷加以宿冷之物與食即吐虛吐者其兒
肌弱神困疳積未消胃堂久虛即吐痰吐者其兒胃
氣本虛復感寒邪生痰作熱留滯胃膈故吐食吐者
其兒胃弱飲食不節強食傷脾作熱袖困吐後即逆
病家但知其吐不明其所以吐且吐兼瀉共作名曰

霍亂其吐候又推輕重有五初則乳自流出謂之嘔
嘔之不已即謂之吐吐之不已即作嘔嘔之不已即
傳噦噦之不已即作噦反於月自嘔噦噦皆有出聲動
氣嘔者口開而作噦者心胃上下氣逆鬱築噦者無
物可出即膈虛胃寒引氣噦噦作聲此等候惡須更
證變即慢脾風熱吐者先去風痰冷吐虛吐與生胃
氣痰吐下却其痰次與正氣食吐宜與塌氣豈可一
緊理之吐瀉不止脾虛風生眼開慢驚眼合慢脾治
之不當更下驚藥死不旋踵豈可得而救療兒分長
幼病案虛實有吐瀉三五日發風者有一日半日而
發者大抵女孩以吐為急男以瀉為速若氣虛暴瀉

暴吐總作便得之惟有疝瀉不成風候水則患無辜
證終於虛之矣但滯腸止瀉為良吐即生胃為正甚
風之藥加而用之凡驚藥及寒涼之藥切不可用亦
不可用大熱藥其候乃屬陰證醫者裁之勿倚為幸
三小兒熱證古分十種為總例有驚熱疝熱風熱潮熱
傷寒熱瘧熱積熱丹熱瘡疹熱餘毒熱

議曰十種熱證病各不同已有觸類而作潮熱者即
瘧癘熱也類近積熱證先腹肚熱脚冷者是傷寒熱
與瘡疹熱亦相類且傷寒有三種皆從表發入裏且
瘡疹隨五臟所受從裏出表故不同根風熱與驚熱
亦相近疝熱與餘毒熱類疝有五證瘡有五候皆由

脾家陰陽不順若驚熱盛即風熱作丹毒熱有數種
皆五臟熱毒所作自上發下曰毒自下發上曰丹總
名之曰丹毒各隨輕重人有一種名曰龍帶橫腰過
肚上或至胃前相交者重有如火熾其候亦同丹治
病後餘毒熱諸證皆有之須適輕重類諸證而調解
不可越前病用藥如傷寒後有餘毒熱即於傷寒調
理不及而解餘皆做之大抵驚熱涼之風熱化之疔
熱補之潮熱散之傷寒熱解之瘡熱分之積熱利之
丹熱消之瘡疹熱順表之諸證餘熱皆和之此理雖
則大槩如是言畢竟用之有理乃為醫士善學設有
不遵其理者斯可謂之管見之

四小兒積證王氏有可治不可治其說已載于家寶

謙曰古人有言不盡意者非失言也妙用奇功不可得而著乎紙筆之間且學者初機未可便得純粹廣見多聞性識開通心智自然運出然後可謂之醫者意也此科最為難事積證最為要緊今病家將作尋常醫者不至急切治之若等閑病之有緩速及至傳變方覺困重久務良工信乎野老不虛云耳東漢王氏不言疳與浮及痢即述證而已所證治未病之病凡小兒有自幼及長不患驚風癇瘵癩症者有之矣未聞無患積證者謂五臟之所積名曰積六腑之所聚名曰聚且小兒只理五臟受病故不有六聚候者

何肺屬陽雖有疾不治而自愈且胃屬脾氣生以漸
乃脾主食有疾當治之臟屬陰治之尤難調治四季
有積欲下之理皆可用藥但與究其虛實然後利之
既有積氣不能全實量其輕重故古人有積積磨積
消積化積無下積之說是知積之一證不可直便擲
下若積虛極先和脾調胃令其充實次與推下若積
證二三併作之者可先下而急與調胃藥服之稍用
倒置下免為它母乃計利害所議積證作疾無可與
之安和一味當下斯為良法有積不可安養久則為
它病矣惟痞證先宜定去寒熱寒熱已去方可推
下以通為度下之大過反生重熱雖有重熱即不宜

用涼藥乃於調理胃氣藥與治之尤宜深究無令得
矣

新刊演山省翁活幼口述

⑤小兒傷寒正受夾驚也

蓋曰正受傷寒所由感受邪冒冷脫者傷於腠理
即傷風重即壯熱頭痛鼻塞流涕斯乃正傷寒候又
有傷風傷者傷於傷熱皆能作熱用之但不咳者又
有天驚曰驚之時而又傷寒故云夾驚傷寒又有因
食之時而感受寒邪故曰夾食大抵傷寒或有他證
似積之類切不可妄下若下之大早表裏俱在難以
調理謂之壞證大人壞證由尚可藥小兒壞證故奈
無門表哉凡傷寒有驚候亦不可下驚藥雖是夾驚
證亦不可用驚藥必如傷寒只可表解雖曰用表不

可令兒汗出如王氏杜薄等散和創方人參急活散
之類若熱在裏議語氣戶於終當下者只用散未藥
七寶洗心散四順飲之類不可用以圓子或以取積
藥下之其熱不去反成無辜失食者於理用下宜紫
霜丸下之量其虛實而用瀉兒門先傷寒後夾食或
先夾食後傷寒然傷寒夾食乃在於食時之間惟母
覺知其先後多是不覺若知其理以後受者而先調
理既不明其先後即可長解以候裏證有者方可與
下下為善也且下與表二理不可併行有乎得失且
如家寶有云三日前在表三日後在裏斯乃大藥均
而言之恐後人傳之不當反為其害也易寒在表即

解在裏即下不可以日限為拘其或有在表裏之間亦宜和解又不愈小柴胡湯治之又不愈候傳裏下為良大者麻語小即煩喘切不可急急取愈宜在用心明究表裏若也審察每恣用藥不當吁哉

⑥小兒有患驚風痰熱四證如何用藥

議曰小兒有熱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作風風盛發搐又盛牙閃緊急又盛又張上竅痰涎擁牙閃緊急風熱極閉絃絡即作搐搦涎壅胃口悶亂不省總入中腕手足攣是諸閃竅不通百脈凝滯有退熱而愈者有治驚而愈者有截風而愈者有化痰通閃而愈者皆是依證用藥不可不完竟其所以因病治病在

熱不可妄治痰病在驚不可妄治風病在痰不可便
治驚病在風不可便治搐凡治小兒病在驚驚由熱
得只可退熱化痰其驚自止病在風風由驚作只可
利驚化痰其風自散病在痰涎急須退熱化痰若也
有搐須用截風散驚此乃謂醫工至妙之道若以意
急錄治驚痰不化熱亦不退驚如何自止化痰其痰熱
若不退風亦不散痰如何去是知不治之治所以治
之之謂歟學者深可留心標志於此一端究竟無至
得失乃謂之醇全通道而已矣

⑤小兒泄瀉除疳瀉為虛熱瀉餘皆臟腑虛寒弱得之
議曰小兒臟寒腑冷大腸不禁總謂之瀉分別輕重

完竟緩速有澹有泄有滑有利有澗五者不同豈可
一槩而理之澹者糟粕不聚由其尚濃似瀉非瀉泄
者無時而作或出不知利者直射濺溜氣從中脫滑
者穀食直過腸胃不化澗者頓然下之如柎散潰餘
更不留即知其兒臟寒腑冷瀉之作疾其來緩速輕
重可知凡兒瀉糞出青色者蓋脾受肝絃所制肝屬
乙木能克己土所勝之功故現本質由其臟之虛寒
非謂驚也又瀉初黃良久變青色乃臟寒之徵又瀉
藥物直過尤爲寒滑凡虛滑三五次即困乏若不急
與溫其臟調其胃平順三焦和正榮衛不尔即慢驚
證候傳變如此之急欲以止瀉藥次第理之徃徃不

及惟務溫其臟腑臟腑既溫寒何能留於腸胃之間
或以熱藥頓止則熱反為它疾須先投殭腸藥然後
生胃正氣與服切不可急急過劑投之熱藥稍或臟
腑至虛寒孩童困之四肢厥冷者是謂逆證當用黑
附子白朮乾薑即量輕重而用匕投熱藥瀉止即痢
作無疑理瀉良方已著在後請意度之為得即妙矣

④小兒痢疾醫云五疳八痢究其理種數多端輕重不
一豈可定言

議曰痢者利也痢之為疾無積不成及至積化成痢
且脾胃亦虛即不可更下善痢者生其胃溫其脾厚
其腸和共氣無不愈也若成痢疾故不可下下之反

虛作渴浮腫痞滿脈急不食亦未可便補補則傷熱
能令脫肚不收先與禁却一切毒食之物頻與生胃
調氣或赤或白即是冷熱不調或受暑致濕即與分
陰陽氣利水殺道若裏急即與厚腸胃腹肚痛即與
和順氣溫臟腑或純白者乃積冷毒加之即與按去
其毒却與溫其脾胃其痢自止凡痢疾能飲食可以
治之妙藥調理無不瘥愈稍夫胃氣不能飲食疾名
禁口有不食至死又有毒氣侵胃口亦不飲食或患
痢疾因食毒物不見腸頭鮮血頻滴肛門寬大深黑
可畏腹肚疔痛裏急後重名曰刮腸日夜頻併飯食
直過者名曰滑腸此三種痢疾最為惡候乃是一十

一程中皆能傳受而作此候凡言小兒羨飲食者飲
謂飲乳食謂食飯若病中能飲水漿喜食果子魚肉
之類者亦助其虛不能令臟腑充實須是白粽子爛
羹飯可矣若以糲探糞和臟不進脾胃之物猶其增
困幼者吻乳化漸安五臟平和六腑調茹然後陰
陽自均氣脈自壯固散陽劑不必抑之或有餘毒宜
以順調緩助不可攻擊又有時氣作痢薰習相染而
成而由天氣晴雨不常陰濕之氣冷熱相干腸胃糟
粕不聚遂成其疾腹肚疔痛裏急後重他藥莫治者
宜與服木香黃連地榆川當歸白芍藥治豆蔻為末
蒸烏梅肉圓末子湯下三五十圓如麻子大加減神

④小兒疳疾其證教端其候不同發作不常治療不一
方論不等該載不盡輕重斟酌隨宜設方加減審量從
長調治必有可理者良工慎證而已

議曰疳者耳也疳因脾家有積虛而所致其積不下
復食粘膩甘甜生冷炙烤之物故得名曰疳初作為
疾名曰疳氣皆由飲食不節生冷相投積傷久滯不
化而得之久則疳氣傳於五臟傳是名疳挫候又反
傳名疳逆候雖食不生肌肉作渴煩躁名疳虛候時
發潮熱盜汗常有名疳勞候腹大喉細手足無肉者
名疳癯候自疳癯食吐虫虛熱來去名曰嘔噎十

歲以下名曰疳十歲以上名曰勞治勞之理悉不用
疳藥益疾作傳足非常治疳之法理其氣虛其血
弱調令脈壯消其虫子散去疳熱和順三焦詳而後
已無用急力攻治亦無勉強投藥只可循候而設不
得過劑若冷藥易動臟腑燥藥易損三焦審察端的
圓散隨其輕重故無得失之歎矣

①小兒諸證悉皆著載方藥療理法度惟有咳嗽一證
究莫能盡月內牙兒難醫百日嬰孩亦難調理前人既
有此言豈不盡心究竟若也輕易有乎得失學者當知
之

議曰所言牙兒及嬰兒欬嗽難治之者蓋為初上血

氣微弱五臟未充肌體未固應變蒸未周之兒所感
寒邪攻及滕理表裏相干邪正相勝陰陽未和不可
強生攻治妄吐妄下妄汗妄補皆令兒疾轉盛不惟
無益甚有傷害幼幼咳嗽乳母之過圓散狼虎醫人
之罪豈持牙兒及嬰兒難為調理隱小兒有患咳嗽
未敢輕許一二服藥便見安樂雖傷寒傷風證候已
歸平復且咳嗽尚作大抵究竟小兒咳嗽先有有無
熱與痰有熱在表無熱得過或是未傳近則未傳
速則得過痰桐
熱盛痰壅即吐宜服補肺散人參茯苓麻黃白朮杏
仁甘草阿膠呵子地骨皮桑白皮桔梗有痰加半夏
風熱加防風天麻服之自然痰化熱散咳嗽漸愈未

可直用鹿洩藥白礬南星石膏雄朱砒粉之類宜先
滋潤脾肺次用王氏〔金華散〕少少時時與服或以白
圓子如雄朱腦子隨大小作圓丸兒患嗽須究表裏
未可一向攻嗽若用金石藥直入胃脘乃成提脾風
候手足勾曲又何所益巴豆乾粉砒霜藥下之腸胃
不禁須更成風亦何所宜只用溫平與表順助其氣
滋潤肺經和順三焦其痰漸化其熱自退不必攻擊
所謂理嗽宜補氣化痰益肺生胃胃開氣壯即嗽漸
減胃正即痰不生肺滋即嗽不有在乳母當忌食稍
長又用安存避風回滋忌毒慎冷然小兒氣弱其嗽
作熱與夫大人一同且用藥調理實不同耳又有特

氣咳吹謂其天時冷熱不調切切虛怯受患者衆其
秋日夜不眠或吐或喘痰熱壅盛至重者利之即愈
謂用大黃朴消枳實陳皮半夏人參厚朴紫胡心神
煩悶胃膈不快方宜與服無熱與痰亦不可下伏請
鑒辨毋致得失

新刊漁山省翁活幼口議卷之十二

議急慢驚風等證候總序

驚者總名也嬰孩小兒心氣不足智志率伏恍惚無定
神不守舍怯人怕物漸作怖畏怖畏之盛已作恐懼之
多乃抱怔忡怔忡之久則自惕愕惕愕既有痰厥之為
斯乃心氣不足而生之漸但分輕重耳又有心氣虛弱
暴爾作驚更不由漸即便面青唇白視之定睛目無所
視聽之聞賾耳無所聞精神頓亡心智全失及至良久
伏歎且五臟六腑處處所交驚風而卒疾已達則議然
幼幼多因吻母不意之驚耗其心氣作驚以斯之小兒
司尺之可謂皆陸也曰跌撲所發者志也人物之所觸

者愕也揚揚不散驚鬱於胃室者怔忡也是知積驚
難散由其不能日化如恐恐悸悸者益自能知之矣不
為積聚且怖畏之誠常在其中無以自遣偶因觸悶心
神其并上風其將生痰其肺作熱其心發驚四證相臨
重者先發微如雷聲霹靂至響不為咎有何益聲相應
尚無所加矣惟有小兒在僻靜處或神廟中心存怖畏
之時忽被無知小人戲叫鬼來鬼來且兒奔走無門驚
氣入心若不速利其驚氣少頃則指甲黑唇口青所受
室害不可得療理自古及今調理嬰孩最為難事悉皆
憑藥取愈且驚風至難也慢驚又難也慢脾候尤難也
今摘述調理小兒至難者證候前後有所不堪療理或

右人未備其卷或已著于集後人未明者今與詳卷本
未開陳利害指於迷途直徑可定庶有益於學者曾次
務家治產之夫以仕宦子弟易曉其理幼幼陰陽稍有
偏側遵而扶之不至大損暇日熟研可補緩急良士一
觀足知野老肺腑意不藏機亦無緣飾巧偽更無妄論
德情直欲普濟使嬰孩初生自幼至長有意無疎受疾
不害惟价致戕歎笑嬉娛又母即無顰眉蹙頰憂若之
歎怡然順事不必再三快哉至誠成獲佳焉

議急驚風證候

談急驚風證候上竄反張搐搦口流痰涎壯熱併有之
其或有視死視石者有僅有仆

僵仰已名
仆復已名

奉陸伯有

有外醫分男女定陰陽頭逆之理有左右引搐連及脚
手身體顛動切勿搐搦俱作久而搐住只搦有急有緩
但只有動口痲痲痲者微之輕也搐則盛也搦又重
也又飛牙閉緊急喉中有涎即是驚風候如牙閃不緊
口無痰涎只反搐搦搦上竄者未可使作驚風候蓋夾
驚夾食傷寒疹豆或三焦熱熱五臟不宜流入經絡熱
在筋脈亦係搐搦錢氏云搐有真假不言病也前有云
急驚量其分數者是約熱之輕重而與利之
議急驚若是正候氣籠涎潮其證候猛緊不只徐徐而
來搐即急促唇口有眼張引連任俗語云急驚驚爺娘
變奇奇樂三然雖是託治之有法輕重調理

識急驚尤當定搐搐由風也風由熱也搐既已作方可
下熱速驚然若不退驚亦不散不移其時搐搦又作所
謂過街候乃是醫家不明總見搐定便言安樂僕謂急
驚風難治有三只有初驚將其風痾發作斟酌輕重上
風定搐隨而愈之斯恐庸醫或常人熱見妄使下之既
下了諸證猶存者一難治也又其兒正搐親人一向執
捉不令搐搦且風痾不得縱恣逆入經絡藥力不及雖
病減癘根在血脉或注經絡二難治也又兒患候有順
有逆順即易埋逆即難療惟恐病延既久不得良餌證
候傳變越去元由而作它證者三難治也

議治急驚風候用藥非謂難也專至審察病候循其法

度不荒不佞次第下藥無不愈之理多是病家倉皇不
求善醫信乎山野庸鄙之言病候延久不無傳變傳即
證更變即候惡凡經二三乎醫藥不效兒受困苦無能
安樂士夫之家收方錄證一日兒病證候危急緊急臨
時以何方對治告急無門衆口格格皆言有藥不明端
的一向攻擊信乎見識淺陋擔負不起有乎得失用藥
不及則無妨事可以療理若也大過即時害生

穢燕嬰孩豈可以藥有悞投之大過或不及由尚不可
況越證候乃為枉寬兒童雖分長幼有患臟腑命令怯
弱易冷易熱易虛易實若攻之相重其不任彼藥執言
疾不瘳反為它害烏不謹歟分者識急慢驚風及慢脾

風方藥卽是芎藭指准應備緩急至要剋效之者一待
更執可否之理

議志驚風痰熱痢瘧癩此八種候惟瘧與瘧少有缺
者類同驚風發作之狀瘧癩手足冷瘧舉身僵仆癩癩
不殊目睛流涎手足搐搦十歲以下常作驚風卽謂之
癩至十歲以上所發則曰癩

議驚風痰熱已論在前且驚與風其痰與熱各自有本
證候受病急風為疾四者併聚有驚有風有痰有熱或
因驚而有風生痰作熱或有熱而作驚成風生痰或積
痰而發熱熱盛生驚變風或久有風候痰涎常有因驚
而發熱調理嬰孩童稚四者形證一不可有善明脉腎

上於暴作者亦當知之理驚哉風退熱化痰久盛二者
醫風散熱療痰預驚四證相須藥宜併理百人處方亦
合此意然字醫者不可不究其源遠若見候將作尋常
用方輕忽病無少安證傳它候不逆且惡稿不旋踵
議嬰孩急驚風候便須先審察四證四證之中而作八
候八候者一搐二掣三掣四顛五反六引七竅八視一
搐者臂肘搐縮二掣者十指開合掣之不已即成握拳
男子有大梅指其指握在外為順在裏為逆女子反看
之三掣者有膊掣或連身跳起四顛者或手或脚或
頭或身四休顛面反反者身首反飛六引者以手有如
挽弓狀男右手直有曲為順石直反曲為逆女子反有

之七竅者眼上竅眦高男子上竅為嘔下竅為逆女子
反看之八視者男子斜目視左為順視右為逆女子又
首之既有四證八候次第隨生若只去得驚風且痰熱
不散未可言安疾與熱聚將來必致痼疾所治之治其
疾與熱須察之可下即下痰熱既下驚風未盡消去則
病依前又有發作所言四證相須不可留一若理得驚
風已定隨便下了痰熱且驚風不復有作此理至為妙
也

試嬰孩有患在痰熱未有驚風者只可退熱化痰不且
妄收驚風藥何也驚風之藥其味多寒涼絀絀本自無
半稍有攻擊透其痰熱入於絀絀却成風痰之疾攝掬

致之

議嬰孩五臟絀給虛即生風既虛所文且驚自然而有作驚風有作八候次第而生所謂兒童無病不可與服攻擊所治之藥

議嬰孩有小大有壯弱驚風發作有淺深但輕重大者加分劑重者多與服數乃合其理

議嬰孩閉塞即掣跳者乃肝肺不足竟鬼不穩故神有不安即閉塞掣跳者非謂驚也犀角地黃圓土之天兒心氣虛怯神不安定連併掣跳者宜與四君子湯加辰砂脾胃氣壯神竟俱清自然不恐

議嬰孩欲發驚風候先神不定傾左復右覲上及下或

已定其睛凝其神恍惚惚怕物懼人不若常日嬉戲者急當療之如有熱先退熱有驚散驚熱退不生痰驚散不作風良久自然安定神情和悅氣脈舒暢若待風變而理驚痰盛而退熱事由至緩不若四證俱全由可治療

議嬰孩急驚風發搐手足不可熱捉及以手用力灸之即傷絡絡既傷亦無所益則廢服害軀

議腎急驚風候有大有小有輕有重有順有逆有偏有正詳審久暴次第進藥且病家無不倉皇驚恐醫家須是正定無自竊惑

議急驚即曰用醫其驚氣和平方可調理若以急驚之

謂調理事致緩也慢醫准此消息

識醫急驚初用藥在我則我醫證候遵法度參傳及審緩緊治之切不可信病家及左右人說其所欲稍頓人皆有子得失主治在我豈可妄信致之危終罪累誰耶識急驚初無痰而後痰盛初有搐而後不搐者此證所傳候之至盛人少知之蓋由初醫緩恣病家不謹經三五家用藥或庸士所見不同有太過不及之害如此曷不謹歟

識醫急驚須量輕重下之得其中為良且驚風頓去痰熱已化不作後患所下之藥稍多已霜膩粉為重即傳慢候無疑

論嬰孩有患風症風中證候皆上竅拳搐弓曰
天芻言載甚多初無痰後有痰初作搐後不搐不拳身
且符風之惡候已是傳過若作驚風更與下之為害必
也

議急驚欲下之理須在急驚上竅斜視及張所作之時
可下若傳過或已搐定少緩之間水可直便緊下有乎
得失

議急驚用藥先與服截風定搐次與下熱熱去則無風
風散散不搐足知以藥之功在我意設不至恣妄為咎
到此顯功方知難易

議急驚有上竅者有搐有拗有引有又有區有仆有叫

者有痰者有痰涎潮盛有溢壯發作各隨四證輕重而受之急驚截風定指為要風搖既定諸證漸息定搖須用通閃非指非指截風乃用調給

識凡定上竄左視乃於男女之順候忽反是則逆也人抵逆則難治順則易理不以逆證候為不可治古人言難治謂陰陽相反證候未生須用審究其證詳察其候以意盡力致之取效而希瘳者為之奈何

識世方有云治急慢驚風候者言之失意急驚乃陽癇慢驚乃陰癇正恐治陽作陰治陰反陽豈一藥以全兩證又有云治陰陽二證陽寒之說能脫此理可謂通變識急驚候至為要急在於片時之間若或差殊且有得

夫一時所見見其端的用藥無疑尚在疑情未須投藥
藥發無疑其意靜吉疑在未發藥之前良其妙矣

議急驚頭額心背元被灸了者決定發痲不可常藥僕
嘗謂風痲可灸驚熱不可灸蓋風與痲痰涎壅盛胃弱
胃虛昏亂迷悶不能省知心如所失既灸着穴痰化心
開即漸安愈驚之與熱心神常存聞知被灸忍痛不能
驚悸轉盛其疾滋重所以用艾在先藥必未有益

議驚風疾愈未嘗見因灸而活每見老姬鄰婦無術只
投艾炷兒生三五日之間便以艾燒之不惟失穴因痛
增悻絳絡未全如何愈病智者消詳不可枉究
議初生尚為腐血三五七日有患平腸鎖肚世言八帶

鎖匙相銜惡口非也容忤所致初生氣弱不任其邪壯
繫背筋脇肋脹滿氣從禁口不乳斯證俱用真珠天風
圓下之總通即愈屢救初生無不獲安若絳患服藥得
痊長大皆肥壯重實未詳其意請較之答曰初生之兒
方離淤結分降之後偶被邪氣干亂臟腑微怯不受其
觸故作痰曰弔腸撮口鎖壯乃以天麻圓推下惡毒虛
邪之氣悉去血脉順得流行臟腑和調充實自然朋長
氣壯形神俱備體質醇厚誠為可愛

議嬰孩又有臍風曰斬臍不如法有傷臍帶受濕寒風
由此成患皆能撮口乳食不下膨脹青筋腳直無力只
依臍風治法

議發急驚風乳吐四三聲者難治心受驚觸痛絕于內
乃傷其根本之謂

議發急驚風未投藥四證俱全已服藥四版腦痺者難
治

議急驚噴藥者難治又藥不下者難治

議急驚搐搦之後四體俱軟者難治

議急驚發作之後脚作擺跳者難治

議急驚搐後目睛翻轉者不可治

議驚風搐搦已住神情緩慢手尋娘衣或尋自身體者

亦不可治

議驚風諸證候盡皆已住此神情昏慢氣促者不可保

治

識驚風證候已任其兒拈物不啗情性緩緩於中非謂十全必有再發之理如或再發不可調治矣
識急驚風鼻中出血者易治口中出血者難治鼻中出血者其熱已散故易治口中出血者心血妄行故難治
識驚風尿尿已遺者難治大小便閉者易治

滇山省翁活功口訣卷第十三

真珠天麻圓

治急驚風請量用之以通為度此方仍治疳腸鎖肚撮口至為妙絕功效無比圓如麻子大初生者三日三圓五日五圓七日七圓加青黛名青黛圓

天南星炮

天麻

白附子炮右

臍粉

半錢

巴霜一字

燕茅炒

全蝎

炒

滑石

各一

右事治為末水莫細麩圓如大每服一歲五圓二歲十圓大小加減薄荷湯煎茶清送下

蘇曰此方乃下驚風又去痰熱須先服截風定搐散

與下之功不可以多利之但通為度宜其詢問前人
已未曾下惟恐病家不悅此理遂致踈失若初醫在
我則當循證截風定搐或朱蟄散尚有痰熱宜與下
之鬼作風候且小兒被驚發風則不知先有熱在臟
若知有熱在臟甚勿驚着蓋熱盛即心氣虛一驚則
心、氣逆散所以面青唇白良久驚氣却收其或肝
虛入肝肺虛入肺五臟六腑皆由虛處其驚氣自然
投入因而作疾前歌亦截然急驚之急痰熱相觸、
亂神情氣脈互馳絃絡束熱、即生風、熱不散筋
吊脈縮或搐或掬或掣或引各於輕重所通而然善
醫者截風定搐有熱與痰隨而下之其搐掬自定亦

李白舒吊縮自寬風熱自散何患氣不越者神不和
暢直言至簡良士當和之矣

却風散

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方作搗搗熱盛涎潮宜下之

天南星

四枚炮去
足今末

巴豆四枚

出油
如霜

大半夏拾枚

用甘草水炙熟
切焙為細末

白礬壹

去絲炒

全蝎

或去毛

右件和勻每服壹字許煎金銀薄苧湯調下

楊風湯所治在前

全蝎

去毒炒

天南星

一兩為末

水調

作劑包裏

得

天麻

一分

朱砂

一分

輕粉

重

心子 一字

麝 一字

右件為末和勻每服半錢煎金銀薄荷湯調以通為度

青金團

治嬰孩小兒急驚風痰涎壅盛欲下去痰退熱

巴霜

半錢

青黛 一分

天南星 半兩

輕粉

一錢

滑石

一錢

全蝎

一錢

右為末水莫麪糊為圓麻子大每一歲五圓二歲七圓
三歲十圓大小如減用薄荷茶消送下以通為度

議曰凡有小兒證候不問長幼目視指切心究意到
醫權藥衡準盛疾之輕重所謂斟酌對治已遵其法
藥入腸胃猶合符節者上也按觀之後付度方法思

惟料理良久始達其源用醫投藥者次也不体全切
何謂眼療非四病之異端乃謂究竟不若是今議驚
風之疾有急有慢鄙夫以描急謂急描慢謂慢斯說
未當古人言論陰陽病者是也陽痼曰急驚陰痼曰
慢驚陽痼頰赤体熱唇紅脉數牙關緊口流涎陰痼
者吐利作熱生風不有陽證惟有描搦畢竟脉來散
緩乃是陰候無可疑惟是陽證傳陰、遠陽虧陰證
作疾速用扶裏如急驚風候陽遠陰虧陰氣剛壯當
用下之使陰陽二氣均平調榮衛二脉和順方乃可
宜前件方藥輕則搗風盛則劫風重則青金或以真
珠元請詳而後已其切察之輕重審以湯劑得中勝
妙莫令違也若或急緩害加禍生醫者主察勿令致從

截風丹

治嬰孩小兒四證已作八候未具者速宜與服

全蝎

去毒

白姜蚕

去絲

天麻

白附子

天南星

地炒各一分

朱砂一分

赤脚蜈蚣

一條

麝一字

右為末煉蜜為圓雞頭實大每服一二粒煎金銀薄奇湯化下

定搐散

治嬰孩小兒急驚四證八候俱併作者宜服

天麻

白附子

天南星

地炒各一分

灼稍

炒一

朱砂

一

代赭石

一兩 煨末

雄黃

一

乳香

一

白花地頭

酒一分

腦

一

麝香

一

赤脚蜈蚣

酒一條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煎金銀薄奇湯調下煉蜜如雞頭
大亦佳

識曰搐證未作痰熱壅盛故生其風；不自散流入
筋脉又入經絡遂發搐搦定其搐搦先用截風；若
不加則搐搦自息矣且搐搦已作痰熱有盛疾候傳
極其風不可得而截搐不可得而定由如遺漏灸熾
猛烈難以撲滅如此患者理宜下之大抵陽癇用下
乃良陰癇何以加之况分長幼用藥惟有灸風作搐

大小皆然風之為疾猖獗衝突乃五臟虛處受之奈
之在証療之未前曰驚而作或痰與熱而為察其源
而定其疾首要也有其風即合搐有其搐即因風
風定搐其識相續今述截風散不待搐搦總免風痰
驚熱有作便與服之令不搐搦故曰截風既已搐搦
併作宜與定搐散禦之禦之不散與服煖金丹其勢
加重即與下之生下之法醫家出不得已而為劫風
揚風青金三方量其輕重令人且便擬下更不截風
定搐之藥得夫之議皆由忽遽昏惑智者良工幸宜
考較

治嬰孩小兒急驚八候四證未全脫去尚存風熱痰涎
其驚風證候欲再發作宜服煖金丹

天麻一分

白花蛇

去取肉式如
元烏梢蛇代用

全蝎

二十一个
炒

蜈蚣

去毒
去了毒

白附子

一分
炮

白殭蚕

去絲
式文重

黑附子

一枚

牛黃

一分如無以黃半
膽者代之加用

天南星

半兩

辰砂

半兩
研

麝香

一分

右為末煉蜜為圓如皂子大煎金銀薄荷湯磨化下

識曰所患驚風痰熱四證皆能搐竄斜視及張惟是

驚風非搐名曰真搐為其病受不傳即作痰熱所發

或因傷寒等疾發作認名假搐為其更有停食虫疳

親人倉皇那堪醫者惑感投藥不當發作致久

新刊滇山省翁活幼口議卷之十四

慢驚風傳變

治法
截要

凡慢驚風候若是急驚傳來而尚陽症其陽即衝不必
回陽又不特治陽只可截風調胃均平陰陽可冷可熱
可緩可急是也若直便與服附子流黃之屬使陽歸陽
又是急驚學者理宜知之既知陽證傳作陰證即與服
保命丹三二服兼前牛黃清心元子其有四症且八候
稍緩疾成陰癇者即與服之若已傳過八候不作四症
尚在只真其者與服定命飲子若脚手冰冷者乃四逆
候方可回陽次第眠合者即傳作慢脾風候其兒驚風
痰涎壅盛搐搦不止不可下者宜與靈脂元其戾短熱

盛口角自歪者白朮元功效驚風搐搦身體癱瘓風痰
不化宜服天南星元

議嬰孩所受此等症候別無他疑者只依下項用藥無
不避者功不可延久其陽易化陰氣漸盈藥力不及使
人難治又不可一向連併服藥每次一二服了須審察
症候緩緊有無傳變稍覺寬定其藥放慢或勢漸緊宜
以次第緊急藥與服不可就婦一藥又不可便換湯餌
連併與之所謂察其輕重審其進止而後已今著妙方
不勞檢閱脗合如法對症投治尅效萬一
誤慢驚若是急驚傳來是知前人不曾截風定搐傷肌
而傳陰、重陽動其風與熱隨流縱入經絡又有曾服

大寒涼之藥過多又有下積取瀉致作又有臟腑虛寒
洞洩而為其所受多端已載前篇

議理慢驚當知陰痼之說其證屬陰熾寒氣虛或尚泄
瀉不止且驚正作多因無識之人一向治驚更不理瀉
藥用寒涼投之令氣愈虛洩瀉不止陰證愈重驚搐愈
增若用止瀉藥稍熱八候復加四證不退慢驚雖曰難
治益醫亦不曾究竟病作加進深為重害

議慢驚當察之所視為要眼睛昏定為重竅視為重四
版厥冷為重疳疔不脫為重雖尿不左右顛亦重汗出
如流亦重口面忽作紫黯色至重感風搐搦慢驚眼在
半開半合之間乃知陰氣所盛傳入臟間陽氣已虧脾

經屬陰以第入脾故言慢脾風候

議醫慢驚與急驚風候自是不同未可一向下定插藥
急驚謂因歲不通故以腦子射香等藥通利定其搐搦
慢風陰重陽虧諸經已虛不宜通關又涼其臟易作慢
脾風

議醫慢驚不可爭攻急驚陽癇捕易理慢驚陰證最難
治服藥已愈而尚虛之未省三五日之間者有之俗謂
過街候祭無定論不可輕易妄劑投之攻擊則前功俱
喪

議慢驚所治之理須究問原因所祭若是急驚傳陰為
慢驚者乃陽癇所作陰癇也當察陽證未純其陰證用

藥料酌如因洩瀉而作慢驚者男兒為重如因此逆而
作慢驚者女子為重即陽脫而陰盛小兒有長幼之別
臟腑有虛實之分有瀉三五次便成風候乃由虛之盛
也或有二三月泄方成風候或有五七日瀉不止而成
候暴瀉成風由可速治蓋回陽調中補氣之為易若久
瀉漸傳成風者為虛為之故難療理

議嬰孩小兒洞泄成風以補藥治之宜用附子藥賦取瀉

或風因藥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至有服寒涼

藥成風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至有服寒涼

或風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至有服寒涼

或風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至有服寒涼

或風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至有服寒涼

由病自是之得之
所以云調補之理

議驚風證候所以用藥不一治療不等由發作不同故
述在前雖則四者之議猶為大藥智者得之開發詳其
輕重可否之意而施設之

議醫理慢驚之候其意在慢治急驚之候其意在急何
也且急無過因熱生風作驚既撲作驚他物觸之作驚
驚熱傳極即更生風播擲等候皆熱作來若也順證依
法下之諸候自思然慢驚所作不常當宜省察用意子
細所以故宜消息為之慢也不可倉皇恐俱有乎得失
非失治躊躇疑或之為慢也又曰慢驚無爭攻蓋所療
至為難事無妄當何

議醫慢驚不可與語無妨疎脫有之無誠不謹亦有之
無見不明亦有之又不可言難恐於人事但存妙理究
竟深得法度者技藝必愈不曉於理截度未良者千万
無順人情投解既無可否之說若或所見不到即與善
術者調治庶不杜究若也壞證傷候必敗其德實有勉
強倉皇者耶

保命丹

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傳慢驚宜服保命丹良方

白茯苓

朱砂分研

白附子炮

牛黃加無以製
者加用之

天南星炮
去

全蝎炒半

天麻炒一
分

甘草炙一
分

鵬賦 一

腦

廣射
字

右為末和勻薄糊為丸雞頭大年眼一丸金銀薄苛湯
化下

議曰此一方已述靈秘所治急傳慢候用之極良其
藥純和却驚安神化痰定搐功效非常然急驚傳來
初入慢候須較陰陽虧盈乃為法則陰盛陽虧方謂
陰痲榮虛衛弱方傳陰痲心驚神散方傳熱、絛系
絡弱方傳熱、痲之為病四休不收精神失守百病
于邪五臟受虛但隨四證而作八候醫工當察標本
理之若也證傳候變即入慢脾十死一生至為難事
請究所爰察理越於古意或太過不及認為虛誤

觀音全蝎散

治嬰孩小兒因吐而傳慢驚風候宜服觀音全蝎散

黃耆一文

人參一分

木香一文

炙草

石蓮肉炒

豇豆炒

白茯苓

各一文

白芷

全蝎

防風

羌活各一文

天麻

二文

百為末每服半錢壹錢者子半個水一小盞煎至半與服不拘時候慢脾尤宜服之

議曰觀音散東漢王氏所著調理嬰孩清神固氣補虛益脉開胃止吐醉乎醉善之善者耶所緣用藥截風者何正於危急之際却作兩餌仗之先與生其日月

氣以脈截風定痢如此療理不惟迂曲致緩又且未能察入脾胃之間悟其至理兩劑一行或加白元子未以半和之乃尽其妙

犀角散

治嬰孩小兒同吐瀉神困力乏欲傳作慢驚風候

犀角

鎊二錢

白木

或炙或水

甘草

半錢

陳皮

旧者良
去白一分

右為末每服壹錢水小中盞金銀薄苛同煎三五沸通口無時

議曰此方治小兒同吐瀉神困力乏欲發慢脾風候正謂救急不可令緩若已傳發即風即熱即痰即驚

交相致作神散不定上竅搐搦悉由脾虛之所致也
脾絲既虛次第胃虛其藥白朮陳皮預理脾胃犀角
退熱去風熱既不作痰無從生醒脾壯胃凡何得有
漸見懸省兼與醒脾散及既濟丹相間服一向取愈
為良其方全不用逐風化痰之藥者蓋是證候欲作
慢驚所以未宜先投緊藥改用此方謂之扣劑一正
其脾氣得無傳變不勞療理簡徑微妙誓首智者作
之施功利益而已

醒脾散

治嬰孩小兒吐瀉不止痰作驚風脾困氣沉然不食
醒脾散方

木香地一分

全蝎炒半

天麻炒一

人使一分

白茯苓一分

白朮炒一

甘草一分

白姜炒一

白附子地一分

右為末每服半錢大者加眼水少許冬子同煎至五七
沸通口無時服

議曰此良方最為勝善小兒吐瀉脾虛作疾驚風神
困氣弱沉、然、皆脾經虛乏已成風痰併聚故尔
不醒宜多與服仍加既消丹及觀音全蝎散俱良其
疾復有引掣搐搦無與驚風元散及腦麝寒涼等藥
其證愈思其候愈盛不惟驚風未退且痰熱助之令
兒疾作得復得即慢脾變即陰逆慢脾猶載方藥尚

可理之陰逆之候何可醫治陰逆者陰謂陽氣欲絕
逆謂皮證不煩不煩欲絕但增吁嗟使人無所措手
醒脾良方豈可隱匿真所謂活人飲子

神保既濟丹

治嬰孩小兒肚瀉或已作風候服之功效

硫黃

燄消

陳橘皮

青橘皮

並去白

五靈脂

川者良

半夏麩

炙炒皆可

以上等分硫消二味和研令勻一處用磁器銕汁
傾出候冷細研旋入諸藥和勻

右為末林米粉水蒸糊為元如大每二歲見服二十
元大者加之並溫飯飲下空心食前此方均分陰陽二

氣多厥有益

識曰陰陽二氣不均冷熱相制驚風已作搐搦已定
或陽虧陰盛或陰虧陽盛或驚風未散吐瀉不止或
嘔逆或發喘或脚手漸冷或眼目欲合或服涼藥太
多或虛煩不定或沉、默、不省或恍、惚、生驚
但胃氣未脫速與服之若是危急不行作元子只以
末溫飯飲調與服以愈為度若脚手水冷者服之立
溫未止者服之立止雖慢驚慢脾風候並宜與服仍
加薄苛湯使元良智者明理必加欵重愚者蒙昧必
懷猶預此方至良少有知用請敬而行之

治嬰孩小兒吐瀉脾胃虛弱發作慢驚凡候搐搦不已
醫工截風不止取痰不下散熱不退即驚不去其證欲
傳慢脾風候宜服定命飲子

半夏

煉羊酥
有十分

天麻 一分

甘草 天

白茯苓

白朮

老生姜 各成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於磁器內煮令水乾將半夏天麻
白朮茯苓切焙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盞生姜末子湯
調與服無時

議曰此方建脾化痰去風散熱功效如神醫工少有
知用初學之士只知有腦麝香麝者方用之俗夫使
言仔藥殊不知腦麝乃醫家出不得已用之其物通

利開竅閉塞踈濇理利骨節其藥屬陰能化於陽
只有急驚宜用慢驚慢脾傷寒等患悉宜禁止其或
疳疔藥用之虛者亦禁惟有痊瘕癩疔宜用定命飲
子姜經效驗野老處定此方其功造化深智高明往
往欽誦痰搦連併脉息虛怯不敢頓下者宜與天竺
元若手足差冷兼進回陽行醫用藥至於此等證候
乃主治活傷之權也

新刊演山省翁活幼口誠卷第十五

慢脾風候 治法裁要

議曰慢脾風候即是慢驚風所傳元由吐瀉脾虛驚與風傳入故曰脾風謂其脾家受風者更逐風無風可逐若也遂驚無驚可療但有療涎虛熱來去兒病至此所以難醫蓋由證與候驚與風傳經已極摠歸虛處惟脾所受何故不曰胃風胃屬陽其病即傳陰臟故無胃候兒既尚有胃氣可以一向生胃氣與回陽即漸甦省若更一向攻擊驚風脾亦不受而又傳散諸經不可得而加藥若見眼合即是脾風宜服下項藥

議治慢脾風乃是不不得已而設其疾危如燈無油漸見

昏減錢氏所用全液丹又青州白圓子各半細研和勻
飯飲薄苛湯下一分半多許此乃截凡回湯又一方以
四君子湯加熟附子末四分之二脚子冰冷者用和對
半生姜枣子煎子服此方古人用之並不同常所較下
項良方亦尽世之善也

設治慢驚慢肝須禁腦麝膩粉水銀粉霜之類及寒涼
動臟脂等或以燥熱俱不可用只宜四陽醒脾湯使与
服

設慢脾風候十箇孩兒有箇以艾灸之須當斟酌病候
有已來脉絕之理若也一臟絕即不可用藥謂如眼無
光指甲黑四肢垂釋五休俱冷並不可勉強下藥

緩慢驚風候至於痰涎在腸之持諸臟皆虛喉中声如
拽鋸一三日之間不散但只閉目此乃虛之盛也只走
虛痰飽養其氣未有所知之者直便下去痰涎其兒隨
時化去宜用下項妙沙丹服之乃良

設嬰孩所志急驚慢驚肝三者皆由風痰所作以漸傳
及未有初得病而便慢肝或急驚傳來或即吐瀉而得
久痢其氣虛脫而得傷寒表裏俱虛傳入陰證亦成慢
候久嗽成癩亦傳慢候霍亂吐利亦傳慢候脾困久睡
亦作慢候吐血亦傳慢候虫積衝心亦傳慢候肝風筋
急亦傳慢候大小便閉亦作慢候心虛煩躁亦作慢候
煩渴引飲亦傳慢候腹肚疔痛亦傳慢候睡裏咬牙亦

傳慢候較日夜汗出亦傳慢候走馬疳急亦傳慢候諸
丹毒亦傳慢候龍帶經腰亦傳慢候膀胱疝疝疝疝
曲亦傳慢候並曲陰四休浮腫亦傳慢候以上小兒所
患諸疾皆能傳作慢驚凡候由慢驚乃傳作慢脾氣
既絕胃氣已盡無可濟而治療故也

誠嬰孩五臟易冷易熱易虛易實方並不治腑受病
曰脾不病耳曰非也小兒在腑有疾自愈者有之在臟
不可不治臟者陰屬腑者陽屬謂小兒先陰而後陽又
曰小兒乃純陽之氣在腑則順在臟則逆故前賢皆理
其臟未言治腑也又腎一臟常主虛不可攻療若有腎
臟患但清心肺綠心與背即既濟也肺與腎乃子母也

無與腎菜及諸補藥若治腎臟即他病發生故戒上不
可療

識嬰孩慢候皆由臟虛陽虧陰盛應小兒所患臟病陽
虛陰盛者無不入慢候而楚惟吐與瀉痢與積致入慢
候其證速也虛又速也宜用良方治法循其次第無不
獲安然其慢驚肝無令速愈頓膠之理既和且平更用
調肝養胃萬不可過劑用冷熱湯藥若失之即吁哉

白殭蚕圓

治嬰孩小兒慢肝風候痰涎潮盛不化宜用白殭蚕圓
良方

製牛膽五味者

分

白殭蚕

去絲炒

錢子地毫

五兵脂川者

全蝎炒

半夏末

各一分用
生薑汁浸

右件為末水煮半夏末糊圓如麻子大每服三十元煎金銀薄苛湯下。

議曰肝家有凡乃虛所致驚搖所由生也疾涎是故作也陰癩不暴其實驗也若也急急從之衝烈愈見害宜誠為不可所以禁却腦戶通利閑竅之真態無利益治法所宜者今選用妙方頓以治人白羶蠶圓一味去痰尤能哉凡既已傳八慢肝則風痰混致驚熱交臨醫工看候策用當權木敢決之可否候未脫去陽者直宜與服之若陽虧陰盛

至危至急候變非常精神色脈衰於人情者當服
下項良方

附硫圓

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附硫圓散方四肢冷厥服之尤
佳

黑附子尖

二个去
皮生用

蝎梢 七个

熟硫黃末

一分

右件為細末生姜自然汁和圓如菘豆大每一歲二
十圓米飲下

黑附湯

治慢脾痰盛四肢逆冷黑附湯方

黑附子炮取末

白朮一

南星炮

拜草失一

半夏一各湯洗七次

右收呪每服二冬水小小蓋生姜三小片冬一个煎至半去滓通口以匙挑与服所覺手足煖其候漸省菜即止之

辰砂膏

治嬰孩小兒慢驚風傳慢脾凡候有冷疾在高潮作不散此疾虛久不可填下其兒插絨袋因至重者宜服此方

大黑附子

一个八九月重者去皮脐上刻一孔

塞泥灰

天南星炮

蝎稍

烏石

朱砂

右為末以朱砂和勻煉蜜為圓鷓頭子大每服一圓
至兩圓煎金銀薄許湯入酒三五滴煎化與服

譏曰此三方皆用黑附子直不可執謂性熱兒在
幼小礙與服之其兒患脾凡脚手冷者有微有暴
審其輕重輕即用湯盛即以圓重即以膏服之皆
效須候手足煖陽氣四即為之快矣既已溫煖更
以醒脾正胃茱萸服除是慢驚傳入慢脾候方可
與服之疏黃其功甚速又且透風化痰醒脾正胃
溫煖臟腑補益腸胃奪命回陽省活危困至良至
驗切不可倉皇妄投圓散或爾大過不及之時則
致咎于後方宜字受不至誣誕故也

七宝妙砂丹

治嬰孩小兒慢驚風及慢脾候神情昏困蒿上有虛痰不能得化不可服巴豆輕粉恐動臟腑只將神仙所留妙方与服其痰須臾自下良久神情已定眼目微開漸与温平藥調理胃氣兼順理驚風茶子服勿更攻擊其方乃一文開元通宝銅錢名七宝妙砂丹 錢樣見後其錢背上下有兩月子只有一月子者不用錢色淡黑頗小諸錢將錢頓洗起頭於炭火內燒霎時四維上下各出黃白珠子遍盤都是將出候冷傾放茶盞中入朱砂末少許只作一服煎金銀薄苛湯送下多枚此錢准備緩急或先燒成珠子收拾亦得此方遂

下小兒虛痰別無它作證候者用之乃保十全功效
無可疑訝



此是
錢樣

議曰調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無過前件茶對證尅
效須審慢脾已傳未傳之理其兒眼開未合尚在慢
驚脚手不冷之時未可便與回陽且與七室妙砂丹
一二服眼合沉困陰證極盛者方可與服回陽丸服
回陽醒脾湯劑手足漸煖仍與觀音全蝎散及醒脾
散屢服九慢脾風候最為惡證只可前方調治虫曰
緊急不得併雜用之泛泛不惟無益枉勞其功虛延

其候開養其疾此疾傳陰陽至病盛如燈光油只見次第耗去若不助陽生胃只知截風去驚兒痰轉見增長且兒陰證未至十分與茶如其寒涼攻濟陰重陽虧難以救療若也其其陽氣隨陰而化所謂則之在始元在於末遲脾胃風證候如其所述用茶由可救活若鄙夫意見不同難以省活嗟哉

癩疾證候

右方其述多端王氏者載有三驚癩風癩食癩風癩之疾由於風熱而作驚癩之疾由於驚積而得食癩由於食積而得其驚三者奪作大抵相類風癩有熱生痰驚癩神鬼散亂恍惚無定食癩因食而致驚食未化也氣

行閉而之間生痰致風由風成痲

痰治風痲先用化痰寬利胃腸開通閉竅安鎮心神定其攝掣然後与治風痲茶服之

痰治驚痲先凉三焦利驚去热安神定志平調臟腑濕化痰涎然後与治驚痲服之

痰治食痲先用推下開而停積驚氣次和順中脘次安臟腑然後与治痲茶服之

痰曰驚之与痲凡之与热皆連相襲有热必恐有風有驚必惧成痲治風先退其热治痲先用散驚此乃至要之痰學者當明其理所言痲之為疾古述繁多或云六畜牛馬鷄羊猪犬其声音相類形骸相尚有

若六畜之狀故得其名。寶鑑載云一百二十種其說大繁其傳乃扼。但走痢疾無越三證皆由所生總而言之不必煩求有悞。初機枉究遂成艱學如此一病尚陳蘊縷向其驚風者于王氏獨之得其詳要以合札法今則看書持示良妙。截治至簡庶幾所定頓漸瘳瘳靡不快。欤學者深詳必無枉究。

治小兒食痢先用真珠天麻圓推下次服定痢妙藥
治小兒風痢先用化風丹去其風熱次服定痢妙藥

化風丹

法製黃牛膽 二名

羌活

獨活 各一名

天麻

防風

其中

荆芥穗

人多

川芎

右為末煉蜜為圓如皂子大每服一圓薄荷湯化下服

識曰凡之為病其狀多端皆由腠理疎弱榮衛虛怯經絡不順閉竅閉塞其氣壅滯鬱勃音其脉凝注

有同天地晦冥日月暈蝕應暴發與精神俱潰者一身四体皆不我有是謂風痲之至也所謂化風化其所受之風不待久傳迅變化該五臟蘊熱三焦伏壅速與流利熱即風生壅即風長閉竅不通其風何能自散若言化之即順助之其榮衛經絡順得流行若也便與截風定搐為已成痲其風不散若更攻擊即衝任百脉全不發作畢竟隱伏久而再發無能去根

此方得名化風不復加進矣

此金丹方

人多

白茯苓

遠志

去心

山茱

辰砂

天麻

各一

石菖蒲

川芎

甘草

各一

天南星

地二各生
羊汁製

麝

一

石為細末煉蜜為元皂子大每服一粒煎金銀薄荷湯
化下

識曰風行於四時和順於內外長養萬物能生能敗
法令至周惟風之德夫人一身亦同天地順則和逆

則害所發之風由其虛而作應其熱而生有其痰與
熱而發其驚閼竅不通氣脈流注遂有傳變於身為
害當用逐之何向童稚幼雖嫩嬌危脆百病摠歸于
可豈可取次疎怠凡治風有法度不可極力施功若
停待即須更而更倉皇即拙膠而失深意審詳隨其
逆順以療之襲逐在後預追不及所載在前執化不
盡者正謂庸工匠之陋也善治驚癇也化其痰和其
氣鎮心神安菟菟通閼竅順經絡使其榮衛常順流
行調其臟腑長和充實邪自和生凡從何入至有些
小自然而散此癇由驚為疾豈可見留常令血脈充
肌膚壯頭目清精神備飲食即睡卧穩寒暑知時臟
腑常固其經絡自和榮衛自順比金之名決定不壞

斯乃順調善攝而已

奪魂散

治疔痼良方奪魂散

白殭蚕

去絲炒令黃色 羊兩

蛇含石

燒紅用米醋淬七八次碾碎

白附子

炮各一分

生銀

生金

牛黃

如無以膽製倍加用之

烏梢蛇頭

許八寸

白茯苓

天麻

天南星

研末一分生薑汁浸一分

半夏末

二分生薑汁一分

赤脚蜈蚣

一條酒浸

犀角

銼二分

腦子

麝

右為末蒸枣肉為丸如○大每服十元至十五元二十

元煎金銀薄苛湯下朱砂為火

識曰癇之為疾又是一種證候若言驚風所傳古人
有謂食風驚三癇者言不于驚風所傳古云驚風三
癇便為癇且癇為疾痰熱壅盛傳入經絡塞于心肺
是致閉竅不通故作癇疾癇作有如驚風大乎或因
驚而生痰多或因熱而作風盛大小便不利上下氣
不通心神悶亂若因而復生而復死沉沉默默無
由甦者忽尔氣透閉竅漸得開通魂魄稍得安定向
後心被觸腦氣不宜利癇作如前是知癇之為疾乃
由虛痰冷涎頑結子胃臆驚風併聚于閉高常無精
神心致不寧即存恍惚療理不專呆服不投必自致
害何足怪者耶奪魂散方經效秘傳修合如法活

神驗立非至寶之謂也

漢山省翁活切口議卷之十五